

一个亦真亦幻、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……

白话聊斋

【清】蒲松龄

著

江云 译文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二



白话聊斋

【清】蒲松龄 著

江云 译文

一个亦真亦幻、亦人亦鬼的幽冥世界……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鲁公女

招远县有个书生叫张于旦，为人狂放不羁，在寺庙里读书。当时招远县令姓鲁，是朝鲜人。他有个女儿喜欢打猎，张生和她在荒野恰巧相遇，见她姿色秀丽，身穿锦绣貂皮大衣，骑着一匹小黑马，翩翩然是画中人一般。回到家里。他还一直回想着她的美丽容颜，心里非常艳羡。后来，他听说鲁县令的女儿暴病而死，便悲痛欲绝。

鲁公因家太远，就将女儿的灵柩停放在张生读书的寺庙里。张生将鲁公女儿的灵寝敬如神明。早晨必上香，吃饭时必祭奠。他常常洒酒在地祷告说：“虽然只睹你半面，常常魂牵梦绕，谁知你这般俏丽的美人，却转眼问化为异物。而今我与你近在咫尺，却像遥隔千万

鍾情何意來奔
女字體偏知遊
若翁脂合轉然
二幻化周旋難
河龍離中



里,让人抱恨不已!然而活着时有拘束的礼节,死后却不再有禁忌了。你若九泉之下有灵,就请姗姗而来,安慰我对你的一片倾慕之痴情。”张生就这样祈祷了几乎半个月。一天夜里,他正挑灯夜读,忽然一抬头,只见那女子笑吟吟地站在灯前。他惊起询问,女子说:“感谢你的一片真情,我不能自我控制,所以就不避私奔之嫌而来了。”张生高兴极了,于是两人就好上了。此后,那女子每夜必来。她对张生说:“我活着时酷爱骑马射箭,把射死獐鹿作为快乐,所以罪孽深重,死后没有归宿之处。你若是真心爱我,就请你代我诵《金刚经》五千零四十八遍,我将永世不忘你的恩情。”张生按照她说的,每天晚上起来在她灵前手捻佛珠念经。

偶尔逢上过节的时候,张生想和她一起回家去。女子担心自己脚力弱不能跋涉,张生请求抱着她走,女子笑着答应了。张生觉得自己像抱着个婴儿一样,并不觉得累。于是就习以为常了。他考试的时候也背着她一起前往。但是,每次都得夜里行走。张生要去考举人,女子说:“你没福份,考试是徒劳的。”张生听她的话,就不去应试了。

过了四五年,鲁公被罢了官,无钱把女儿的棺材运回老家去安葬,将就地安葬,但又苦于没有地方可葬。张生便主动说:“我有一块地在寺院附近,愿意献出安葬女公子。”鲁公一听很高兴,张生又尽力帮鲁公办理丧事。鲁公很感激他,却并不明白其中的缘由。

鲁公离去以后,他们二人还像以前那么亲密往来。一天夜里,女子偎在张生怀里,泪滚如豆。她说:“我们相好五年,现在却要分手了。蒙受你的恩情,我几生几世都报答不尽。”张生很吃惊地问她为什么说这样的话。女子说:“承蒙你代我念经,已

经五千零四十八遍满数了，现在要往河北卢户部家投生。如果你不忘我们今天的情分，就请你在十五年以后的八月十六日前去与我相会。”张生流泪对她说：“我已三十岁的人了，再过十五年，就快进棺材了，相会又能干什么？”女子也哭着说：“我愿做丫鬟来报答你。”停了停，她又说：“请你送我六七里路程。这段路有很多荆棘，我的衣服太长，走起来很不方便。”于是她抱着张生的脖子。张生把她一直送到大路上。见路边有一队车马，马上有一人的，也有两人的，车上有三人的、四人的、十多人的不等。唯独有一辆雕花车子，挂着红幔，里面只有一个老太太独坐。她见鲁公女来了，就叫道：“来了吗？”女子回答说：“来了。”便回头对张生说：“送这儿就行了，你回去吧，不要忘了我对你说的话。”张生答应着。女子向车子跟前走去，老太太伸手拽她上去，车子即刻启动，车马轰隆隆地走了。

张生孤独而惆怅地回去，把时间记在墙壁上。他想起念经的效应，于是就念得更虔诚了。有一天夜里，他梦见神人告诉他：“你志向确实可嘉，但必须要到南海去。”张生问：“南海有多远？”神人说：“近在方寸之地。”他醒来后悟出其中的意思，渴望领悟佛理，修行更为虔敬。三年以后，他的二儿子张明、大儿子张政都先后科举高中。他虽然突然发迹，但仍然坚持做善事。夜里他梦见有个青衣人邀他去，到了一座宫殿，见中央坐着一个人，像菩萨的样子，迎着他说：“你为善可喜，只可惜年寿不长，幸已请上帝优待。”张生拜伏在地上叩头。菩萨叫他起来，请他坐下，又给他喝茶，茶叶芬芳如香兰。菩萨又命令童子领他去沐浴。只见池水清澈，游鱼历历可数，进到水里感到很温和，用手掬着水一闻，有一股荷叶的香味。一会儿，他慢慢地移到水深的地方，一失脚陷进水里，水一直将他淹没了。他这时

突然惊醒了，感到很诧异。从此他的身体更加健康，眼睛更加明亮。他用手一捋胡子，白胡须纷纷掉落，再过了很久，黑胡须也落完了，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。过了几个月后，下巴光净无须，面呈童颜，宛如十五六岁的时候，总喜欢玩耍和做游戏，也像个小孩。而且非常讲究打扮，穿衣很注意。两个儿子常常劝他注意身份。不久，他妻子因老病去世，儿子想找个大户人家的女子来为他续弦。他说：“等我从河北回来后再娶。”他屈指一算，已到约定日期，于是命令仆人备马跟随着他一起去河北。到了那里一打听，果然有个卢户部家。

先前，卢公生了一个女儿，一出世就会说话，长大后越发聪颖美丽，父母对女儿钟爱极了。贵族公子前来求婚，她总是不愿意。父母很奇怪，就问她，她便把自己前世订盟约的事原原本本说了。一算年龄，父母便笑着说：“痴心丫头！张郎今年已年过半百，人事变迁，也许早已死去。即使活着，也已头秃齿缺。”但是女儿不听劝告。母亲见她意志坚决，就和卢公背地商定，告诫守门人有客人来不要通报，企图让女儿过期绝望。

不久，张生寻到门上，守门人拒绝通报。他没办法，只得返回旅馆，心里想不出好主意，十分惆怅。闲着没事，他便到郊外，顺便暗中打听女子的情况。女子却以为张生负约不来，泪流不止，也不思饮食。母亲趁机说：“他不来肯定已死，即使没死，违背誓约也是他的责任，与你无干。”女子不说话，只是终日卧床不起。卢公很忧虑，也想见见张生究竟是怎样的人，于是他托词游玩散心，和张生在郊野相遇。他一看张生是个少年，就很诧异。就地而坐交谈，发现张生风流洒脱。卢公一高兴，就把他请到家里。张生正要探问，卢公却站起来，招呼张生先坐坐，他匆匆进到里屋，把这事告诉了女儿。女子很欣喜，挣扎

着起来，偷偷一看觉得形貌不相符，又哭哭涕涕地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责怪父亲欺骗自己。父亲竭力解释他就是张生。女儿不说话，只是哭泣不止。卢公出来，情绪很懊丧，对客人的态度也很不热情。张生问：“贵家族里有人在户部任职的吗？”卢公不在意地答应着，眼睛看着别的地方，不理睬客人。张生觉出他的怠慢，就告辞出来。

女子哭了多日，终于憔悴而死。张生夜里梦见女子来了，说道：“到我家去的真是你吗？年龄和相貌差别这样大，所以叫我发生错觉。我已忧愤而死。烦劳赶快到土地祠去为我招魂，还能活的，若要延迟就来不及了。”张生醒来后，就急忙赶到卢家门口，一打听，果然有个女儿已死两天了。张生大为悲痛，哭着去为女子吊丧。随后，他把梦中的事对卢公说了。卢公按照他说的，到土地祠招魂后返回。揭开被子，抚摸尸体，呼叫名字祷告。一会儿就听见女儿喉咙里有一种咯咯声，又见女儿张开嘴唇，吐出一块痰，就像冰一样。然后把她扶在床上，慢慢又呻吟起来。卢公欣喜极了，引导客人出来设宴款待。在酒席上仔细了解官阶门第，知道张生是名门大户，就更加喜欢了。

卢公为他们择定吉日，办了婚事。张生在卢家住了半个多月，然后带着妻子一起回家。卢公把他们送到家里，又住了半年才离去。张生夫妇在房里，俨然像一对小两口，不知真情的人，居然把儿子和媳妇误认为是公婆。卢公过了一年就死去，儿子太小，被当地豪门劣绅所陷害，家产几乎丧尽。张生将他接来抚养，以后他便以这儿为家。

道士

韩生出身于世家，平生好客。同村一个姓徐的人常常到家里来和他饮酒。一天，正聚客饮宴，有个道人到门上来化缘。家人给他钱、粮，他都不接受，也不离去。家人很生气，便返回不再理他。韩生听到“剥剥剥”的敲击声响了很久，就问家人，家人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。话音未落，道人竟然自己进来了。韩生招呼他坐，他向主人和客人举了举手，就坐下了。稍稍问了问，才知道住在村东头破庙时间不长。韩生说：“那天移住东观，并未听说，没有尽到东道主之谊，实在对不起。”道人说：“山野之人初来乍到，没有交往，听说居士为人大度，不吝惜钱财，很想来讨一杯酒喝喝。”韩生当即斟酒给他，道人很有酒量。徐氏看见道人衣服很脏也很破烂，对他很轻慢不太礼貌。韩生也对他视若一般江湖客人。道人一气喝了二十多杯，这才告辞而去。从此以后，每逢韩生设宴饮酒，道人也不空缺。他遇上吃就吃，遇上酒就喝，韩生对他来得这么频繁也渐渐产生了厌烦情绪。

有一次，徐氏在席间嘲笑道人说：“道长天天来做客，怎么也不见做一次东？”道人笑着说：“我和居士一样，也是双肩扛着一张嘴罢了。”徐氏惭愧得无言以对。道人说：“虽然如此，我心怀诚意已很久了，自应竭力作微薄的酬答。”饮毕，他告诉说：“明天中午务请赏光。”

第二天，韩、徐二人一同前往，他们怀疑道人不能设宴。行走去了，只见道人已在中途等候着。他们边走边谈，不知不觉

已到庙门前。进门后，就见庭院焕然一新，楼阁相连，绵延不断，感到很惊讶，便说道：“很久不到这里来了，什么时候修建得这么气派？”道人说：“竣工不久。”等进到殿内，又见陈设华丽，为世家所没有。两人不觉肃然起敬。他们刚刚落座，道人就命令开席，侍候的全是十五六岁伶俐漂亮的童仆，穿着锦绣衣服红缎鞋。酒美菜香，丰盛极了。饭后，又送来别的小吃，很珍贵的水果，大多叫不上名称，盛水果的是水晶、玉石器具，闪闪发光，照亮桌子坐椅。饮酒用的玻璃杯子，径围有一尺多。道人说：“叫石家姐妹来。”童仆去了一会儿，就有两个美人来了。一个身材细长，腰肢宛若细柳一样柔软；另一位个儿较矮，年纪也很小，容貌美丽，可称“双绝”。道人叫她们歌唱，以助酒兴。小的拍着板子唱着，大的吹着洞箫伴奏，歌声清丽细婉，楚楚动人。唱完之后，道人举杯劝客人饮尽，又让给客人斟上，回头问道：“美人很久不跳舞了，还能跳吗？”当即就有童仆在筵下铺了毯子，于是两女就来对舞。长长的舞袖在空中拂动，香气四散扑鼻。舞罢，两人便斜靠在画屏上。韩、徐二人心旷神怡，不觉醉意朦胧。道人也不管客人，举杯喝完酒，起身对客人说：“请你们自斟自饮，我稍稍休息一下，马上就来。”说完就走了。南面屋子的墙根下摆设着雕饰华丽的卧床，有个女子为道人铺好被褥，又把道人扶上去躺下。道人便拽着年龄大一点的女子同寝，让年龄小的为他挠痒。韩、徐二人看到这个情景，非常气愤。徐氏便大喊道：“道士不得无礼。”他正要上前阻挠，道人急忙起身逃走了。徐氏只见那少女仍然站在床下，便乘着醉意把她拉到北边的床上，公然抱着她同寝。再看床上的美人依然睡着，徐氏对韩生说：“你为什么这样迂？”韩生才径直走过去上了南边的床，想和床上的美人交欢，但美人睡得很死，摇着拨着也

不动。于是，他只好抱着她一起睡了。

第二天天亮了，他们酒醒了，梦也醒了，韩生只觉得怀里冰冷冰冷，像抱着冰人一般。睁眼一看才发现抱着长石条躺在青石台阶下面。他再看徐氏，徐氏还未醒，枕着茅厕里的臭石头酣睡在粪坑里。韩生用脚踢醒他，两人感到惊骇不已。他们环视四周，只见眼前是满院荒草，两间破屋罢了。

胡氏

直隶省境内有个大户人家，招聘家庭教师，忽然有个秀才登门来毛遂自荐。主人把他请进屋里，见他开朗爽快，谈吐不俗，于是很欣喜。秀才自称是胡氏，主人当即留他执教。胡氏教学认真，学识渊博，不是一般下等士人。但是他时常出去游玩，往往夜深才回来。门虽然紧紧锁闭，没听见他敲门却已在自己房子里。于是大家怀疑他是狐狸。但是观察狐狸并没恶意，就很优待他，不因为他是异类而失礼。

胡氏知道主人有个女儿，多次向主人示意要结为婚姻，但主人却装作不知道。有一天，胡氏请假离去。第二天，就有一个客人来访，把黑驴拴在门前，主人把他迎进屋里。客人有五十多岁，衣服穿得干净整洁，谈吐很文雅。坐定后，客人自述来意，才知道是来为胡氏作媒的。主人沉默了很久，说：“我和胡先生交往已久，关系非常密切，为什么一定要结为婚姻？况且小女已许人了。烦你向胡先生代谢。”客人说：“我们确知小姐待聘，为什么执意拒绝？”客人再三请求，主人不答应。客人感到惭愧，便说：“胡门也是世族，难道不如先生门第高吗？”主人

直言说：“实在没有别的意思，只嫌弃不是同类。”客人听后愤怒，主人也发怒了，于是彼此之间争吵起来。客人站起来要抓主人。主人命令仆人用棍棒将客人往出赶，客人吓跑了。但是客人将驴子丢下，大家过去一看，见它全身黑毛，尖耳朵长尾巴，俨然一个庞然大物。牵它却不动，驱赶它，它



跌倒在地上，原来是一只唧唧叫着的蝮蝮虫。

主人因客人言词激愤而去，想着他肯定会伺机前来报复，于是作好戒备。第二天，果然见有大队狐兵前来挑衅，有的骑马，有的步行，有的手执刀戈，有的拿着弓箭，马嘶人叫，气势汹汹，主人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来。狐兵扬言要点火烧房子，主人更加害怕。有健壮的家丁，带着家人喊杀出来，双方扔石射箭，互相攻击，彼此都有创伤。狐兵渐渐势衰，纷纷败退而去。狐兵将刀丢弃在地上，像冰雪一样闪闪发光，走过去捡起一看，原来不过是高粱叶子。大家笑话说：“伎俩不过如此罢了。”但还是害怕狐兵再来为害，所以更加警惕。

第二天，大家正聚在一起说话，忽然有一个巨人从天而降，身高有一丈多，身围足有几尺，拿着的大刀像门扇那么大，迫人而杀。大家用箭射、用石头打，那巨人被打倒在地上死了，大家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草扎的人。于是大家觉得打败狐兵太容易了。以后三天，狐兵再也不出现。大家也就有些放松警惕。主人去上厕所，忽然看见狐兵拿着弓箭向他围过来，乱箭齐发，直射到屁股上。主人恐惧极了，急忙喊大家反击，狐兵这才退去。等拔下屁股上的箭一看，全是高粱杆。这样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，狐兵去来无常，虽然为害不严重，但天天严加防范，主人为此深感忧虑。

一天，胡先生亲自领着狐兵前来。主人亲自出来，胡先生见他，便立即躲进狐兵群里。主人呼叫他，他不得已才出来。主人说：“我自己觉得没有对先生失礼，却为什么要和我大动干戈？”群狐要射主人，胡先生阻止了。主人上前握住胡先生的手，将他邀到家里，设酒款待，从容地说：“先生是通情达理的人，一定能谅解的。以我们的情分，岂不乐意结为婚姻？只是先生的车马、宫室都和人类不同，若要小女嫁给你，就是先生本人也应该明白这是不可能的。况且谚语说得好：‘强拧的生瓜不甜。’先生又何必强求呢？”胡先生非常愧悔。主人又说：“这不要紧，我们的旧情还在，你如果不嫌弃尘世俗人，现在做你学生的小儿已经十五岁了，让他做你家的女婿。不知你家有没有年龄相当的女子？”胡先生高兴地说：“我有个妹妹，比公子小一岁，相貌还不错，把她许给公子，不知怎样？”主人起来拜谢，胡先生也起来还礼。于是主客互相敬酒，欢天喜地，以前所发生的不愉快都忘了。主人又命令家人大办酒席，犒劳那些随从，上上下下都非常欢娱。主人详细问胡先生的住地，为的是好送

彩礼。胡先生谢绝了。从白天一直痛饮到夜里，醉熏熏地离去。从此便相安无事。

后来过了一年多，并不见胡先生来，有人怀疑胡先生的婚约是假的，但主人一直坚信地等待着。又过了半年时间，胡先生突然来了，问完寒暖便说：“妹妹已长大成人，请选定良辰吉日，我就送她来侍奉公婆。”主人很喜悦，当即共同定下喜日，胡先生告辞而去。到了夜里，果然有车马送新娘来。嫁妆非常丰盛，新房几乎全堆满了。新娘去拜见公婆，显得异常温柔秀丽。主人非常欣喜。胡先生和他的一个弟弟一起来送新娘，谈吐都风趣高雅，而且也很豪饮。天亮后才离去。新娘能够预知年岁丰收与灾荒，所以家中生计方面的事，都按她的意见办。胡先生兄弟和他们的母亲常常来看狐女，人们都见过他们。

苏 仙

高明图做郴州知州时，有一个民女苏氏在河边洗衣。河里有一块大石头，女子就蹲在上面。她看见一缕青苔，绿绿的，光洁可爱，在水面上漂荡，绕石三圈。女子看着看着，不觉心里有所触动。回到家里就怀孕了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。母亲很奇怪，就暗地里盘问，女子就以实情相告。母亲不能理解。过了几个月，女子竟生下个儿子。家里本想把小孩抛弃掉，但女子不忍心，就把小孩藏在柜子里养起来。于是发誓不嫁人，以表明她贞洁不二的心迹。但是没有丈夫却怀孕，终究是不光彩的事。

儿子长到七岁，从未出来见过人。一天，儿子突然对母亲



说：“我慢慢长大了，关起来怎么会长大呢？还是让我走吧，不连累母亲。”母亲问他到哪里去。儿子说：“我不是人种，我将腾云驾雾，飞上天去。”母亲哭着问他的归期。儿子说：“等母亲寿终时再回来。我走后，母亲若有什么需要，可以打开藏我的柜子去索要，定能如愿。”说完，拜过母亲就径直离去了。母亲出门去看，儿子已不见踪影了。女子将这件事告诉母亲，母亲很惊异。女子坚守初衷，与母亲相依为命，但家境更加衰落。家里偶然有一次没米做早饭，母女俩没有办法。女子突然想起儿子说过的话，就打开柜子，果然得到了米，依赖此生火做饭。以后总是有求必应。

三年后，母亲死去，一切丧葬用品都是从柜子里得到的。埋葬了母亲，女子独居了三十年，没有出过门。一天，有个邻居妇女前来借火，见她静静地坐在房子里。聊一会儿话邻居才走了。过了不久，忽然看见彩云环绕在女子家房子周围，高耸如车盖，其中有一个人穿着整齐华贵而站着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苏家女子。她乘风盘旋着上升，慢慢地越升越高直到看不见。邻居都感到很惊疑，到苏家屋里去看，只见她穿戴端庄整齐，定定地坐在那里，已经断了气。大家想着她无处归葬，共同商议办理丧事。这时，忽然有个少年来到苏家，长得魁梧而英俊。他向大家一一致谢，邻居们以前知道苏家女子有个儿子，所以并不怀疑。少年出钱安葬了母亲，在坟墓上种了两棵桃树，才离别而去。他走出几步之外，脚下生云，腾空飞去。

后来桃树结了果实，味道甘甜爽口，人们把它称作“苏仙桃”。桃树年年开花结果，长得十分繁茂。凡是在当地做官的人，往往要带果实赠送亲友。

李伯言

书生李伯言是沂水县人，为人刚强正直，有胆识义气。李伯言忽然得了暴病，家里人给他吃药，他拒绝说：“我的病不是药物可以治疗的，阴司阎罗殿上缺着王位，要我临时去任职罢了。我死后不要埋葬，可以等我复活。”当天，李伯言果然死去。

侍从引导他入一宫殿，又送来礼服，那些吏卒、差役们十分恭敬、严肃地站在两旁。桌案上放满了文书、卷宗。其中有一宗案子，说的是江南某某一生中奸污了八十二个良家妇女。审讯结果，证据确凿无误。按阴间刑律，此人应受到炮烙的严惩。只见堂下设有铜柱，高八九尺，有一抱那么粗，中间是空的，烧着红红的炭火，里外一片通红。一群鬼卒拿着带刺的铁棍驱赶他，强迫往上登，他用手抱着柱子两脚使劲往上爬着。刚爬到顶上，就见烟雾蒸腾，只听像爆竹般一声震响，人就从顶上跌了下来，在地上卷曲着趴了好长时间，才苏醒过来。鬼卒又驱打他，他只好又往上爬，然后又是一声巨响，再次跌落下来。如此三番，他已变成一股烟雾绕地消散，此后再也成不了人形。另有一起案子，是同县的王某被丫鬟的父亲控告为强占其女。王某和李伯言家有亲戚关系。当初有人卖女儿，王某知道这桩生意来路不正，但他只贪图廉价，于是买下了。后来王某暴死。第二天，他的朋友周某在路上遇见了他，知道他已成了鬼，于是奔回书房藏起来，王某尾随而至。周某吓得赶快祈祝，问他要干什么。王某说：“烦劳到阴间为我作个见证人。”周某惊问什么事，王某说：“我的丫鬟确实是出钱买的，现在却被诬告，这事

你亲眼见过。只借重你一句诚实之言为我作个公证，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周某坚决拒绝，王某一边往出走一边说：“恐怕由不得你。”没多久，周某果然死了，一起到阎罗殿接受质询审理。李伯言见了王某，心里想着要袒护他。忽然看见殿上起火，火焰一直烧到大梁上。李伯言惊恐极了，侧足而立，不知所措。这时一个吏卒急忙进言：“阴间不像人世，一丝私心杂念都不容许。你赶快消除私心，火就会自己熄灭。”于是李伯言定神排除杂念，火顿时熄灭了。过后他再审理此案，王某和丫鬟的父亲争执了很长时间。他再问讯周某，周某将实情相告。王某因明知故犯而判处打板子。打完后，派人把他们一起送回阳间。周某和王某都在三天以后苏醒过来。

李伯言办完阴间的公事，乘车马返回，在途中见到缺头断腿的有好几百人，都趴在地上惨叫。他停下车子仔细询问，知道这些人都是异乡鬼魂，想念自己的故土，害怕路上关卡阻隔，因而向他乞求发给通行证。李伯言说：“我只代职三天，现在已经离任，怎能相助？”大家说：“南村的胡生就要设道场诵经，请代我们向他转告就行了。”李伯言答应了。到家后，那些随从全回去了，李伯言苏醒过来。

胡生，字水心，和李伯言关系密切。当听说李伯言复活，便前来探望。李伯言立即问他：“什么时候做道场？”胡生惊讶地说：“兵荒战乱之后，妻子儿女都安全无恙，我和妻子一直有这份心愿，从未向别人说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李伯言把他在阴间路上遇见的事说了。胡生叹道：“闺房中说的一句话，很快传到阴间，真是可怕啊！”于是恭敬地答应下来就走了。

第二天，李伯言到了王某家，王某还疲惫地躺在床上。他见到李伯言，肃然起敬，对他的庇护和照顾表示谢意。李伯言

说：“法律是无情的，不容许袒护。现在没事吧？”王某说：“已没有别的病症，只是挨板子的地方有些溃烂化脓了。”又过了二十多天伤才好。臀部的坏肉脱落，板子打过的地方痕迹还在。

异史氏说：“阴间的刑罚比阳世更残酷，对官吏执法的要求也比阳间严格。但是不许说情走后门，所以受残酷责罚的人也没有怨言。谁说阴间暗无天日？只恨没有天火在阳世的衙门公堂上烧一把。”

黄九郎

何师参，字子萧，他的书斋位于苕溪东岸，门前是一片旷野。一天黄昏，他出门散步，看见一个妇女骑着一头驴子从门前经过，后面跟着一个少年。妇女年龄大约五十多岁，意态风度清雅脱俗。转眼看那少年，有十五六岁，丰采胜过年轻美貌的女郎。何生素来就有同性恋的癖好，看见这个少年，像丢了魂似的，翘足站在那里一直痴呆呆地目送着少年，直到看不见踪影才回到书房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就候在路边，直到太阳落山，天黑下来，那少年才过来。何生殷勤地招呼他，笑着询问他从哪里来。少年回答是从外祖父家来。何生请他到自己的书房稍稍休息一下，少年推辞说没有空闲时间，何生硬拉着他，这才进了书房。刚坐了一会儿，他就坚决告辞，何生怎么也留不住他。何生只好挽着手把他送出门，并且约定让少年以后经过门前时一定要进来坐坐。少年连声答应着去了。从此，何生如饥似渴地思念着少年，不停地出来眺望，腿脚从未歇过。一天，太阳半落西